

“所有的日子，所有的日子都来吧，让我们编织你们，用青春的金线……”半个多世纪前，作家王蒙在《青春万岁》序诗中如此描述那个时代的火热青春。青春是绚烂之花、希望之火，是生命长河中的激流。新时代文学青年又是如何描写“青春”的？五四青年节，我们特别邀请5名青年作家提炼主题词，叙写他们的青春之歌。

新时代青春之歌

——关于青春的主题词

“青春”一词来自《楚辞·大招》：“青春受谢，白日昭只。”意思是万物葱郁，青绿茂盛之时，即为“青春”。记得我还在上中学时，流行的就是所谓“青春文学”，大部分90后写作者或多或少都受过一些青春文学的影响。但是，随着岁月的增长，青春文学似乎成了“矫情”“伤痛”“无病呻吟”的代名词。如果一个写作者被读者称为“青春文学作家”，恐怕并非褒义。究其原因，我想主要是对“青春”词义的窄化。按照我的理解，“青春”并非特指年龄，更多的是某种状态。一个人即使正值青春年华，却满心世故，那也算不得年轻人；相反，一个看似早已青春不再的人，如果仍然能保持一颗向上的心，青春也依然在他或她的身上。正如1915年，《新青年》创刊号上总结的何谓“青春”：自由的而非奴隶的；进步的而非保守的；进取的而非退隐的；世界的而非锁国的；实利的

童年时代，我最想拥有的朋友之一，无疑是山鲁佐德。《一千零一夜》是我拥有的第一套全册的书，由在书店上班的宁波姑妈相赠，还是拼音标注版。为了读懂光怪陆离的东方故事，我提前自学小学语文课程。起初，我为山鲁佐德而忧虑，生怕喜怒无常的国王终会将她推向和其他嫔妃同款的命运。但不知在哪一刻，我突然明白，故事不会有结束的时候，正如世界可探索的部分是无穷尽的。无法入睡的夜里，我对国王怀有无尽艳羡，不仅为他有一个攒了满腹故事与叙事技巧的妻子，更为这种非常让人安心的陪伴——在未知的人间，一个人能够如此被陪伴。

我自己的第二位山鲁佐德——如今想来，也许是其中相对寻常的一名——是村上春树。大约高一，无意间读到《且听风吟》。这本书在村上的小说中并不出众，甚至人物心灵还存留着显著的青春化现象，但我当时非常感慨。一则为其叙述的清澈，二则隐隐感受到一个更浩瀚的空间向我张

夜里坐出租车回家，听着耳机里的游戏音乐，也会暂时幻想，自己骑着一匹跟我出生入死的马，我们跨过昼夜，跨过明天的第一道阳光，仿佛值得恐惧和彷徨的事，都随马蹄流于身后。这么说来，真是很美好的，但美好不能只存在于幻想和精神庇护所里，它需要真实发生，靠一些真实的动力。

经常觉得，人的年龄除了是一种客观信息，其实很多事情都不能为它所改变。我见过怀着童心老去的人，也见过十三四岁暮气沉沉的灵魂。每个人的生活轨迹不尽相同，因此并不能做任何的评判，只会会越来越喜欢着过去不那么喜欢的一种情绪，热情也好，激动也罢，开怀大笑又或者坚定的一个眼神，亲近着这样的情绪，自己也能受到感染。敲键盘的手轻松了些，哼歌的调子更欢快了，热血沸腾不会常有，而对待生活和自

“旅行者1号”自带的动力已经耗尽了，但还能高速往太阳系外飞，它还有惯性。”

将在两个星系的过渡区继续前行，这里面没有任何发光体，它得在黑暗中再飞几万年，才能抵达另一个星系。他感慨几万年得多长啊，在黑暗中默默飞几万年那得多孤独，他常常觉得“旅行者1号”就是他自己。我不大能理解，让他解释解释，他也说不清。王平还说现在“旅行者1号”自带的动力系统已经耗尽了，但还能高速往太阳系外飞，它还有惯性。

我不清楚这跟他痴迷天文学有什么关系，这爱好又怎么当饭吃？王平为了去天文台曾自考过本科，想着读完本科再读研究生，只要努力肯定能做成。可惜考了几次都没过，底子太差了，他英语不行。前段时间有个天文观测站招测量员，对学历没要求，特别适合他。可惜他爸把腿摔坏了，妹妹还在上小学，他妈身体也不好，他得在家照顾，撇下他们他放不下心。去还是不去，他很纠结。

一时去不了，王平宽慰自己说，人生就像买彩票，大多数时候都不中，不中继续买就行了。我问他要是是一直不中呢？王平说，“旅行者1号”已经没有目标任务了，去太阳系外成了一个更宏伟的目标。它有惯性，飞好几万年，你说那得有多大的惯性。

我在脑海想了一下，过渡区没一点光，“旅行者1号”无声往前飞。那个惯性可不是谁都有。王平准备等他爸恢复得差不多了，再问问观测站还招不招人。他们或许招，或许不招，可这并不影响王平热爱天文。

无限

李唐

而非虚文的；科学的而非想象的。

然而我还想引用俄国作家屠格涅夫的一句话，他说：“啊，青春！青春！或许你美妙的全部奥秘不在于能够做出一切，而在于希望做出一切。”这句话我印象深刻，因为其扩充了青春的内涵，揭示了青春的另一层重要却被忽略的意义：青春代表着无限的潜能，或者说可能性。

孔子的弟子宰予聪明伶俐，深受老师赏识。可是有一天孔子发现他在白天睡觉，说了一句千古名言：“朽木不可雕也。”这是不是过于小题大做了？事实上，孔子是在哀叹一个人不思进取、无所事事的状态。在孔子眼中，

“无论作为写作者，还是一个普通人，直面时间且以自身的方式接受它的秩序，是终需抵达之处。”

开双臂。在我懵懂无知之际，文学已向了我施展了召唤术。我买齐了千禧年初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的村上春树全集，陆续跟读。也由此顺藤攀日本文学的殿堂，逐渐阅读了各时代的日本作家。

第三次与山鲁佐德相遇，同样是一个相对早的时期。那时我本科刚毕业，拿着各种证书，打算在律所里找一份与专业相关的岗位。十月初，诺贝尔奖揭晓时，我初次接触到加拿大作家爱丽丝·门罗这个名字，遂买了一本《逃离》。初读门罗，我也并不能立即领略到她的精到。所幸，朋友之间的讨论氛围，使我一本又一本读门罗的小说。读至《亲爱的生活》，一个

冒险

杨知寒

己，感受充实的时刻越来越多。其实，除了那些游戏里天马行空的壮丽故事，日常中每一件没有做过的事，都是冒险，每一段怀着信心走在小路上的日子，都是一个人的青年时代。

还记得，学校过去办合唱比赛时唱过的歌。有一句印象最深，是《光荣啊，中国共青团》里的一些歌词记不全了，开头那句，总是萦回在脑子里，有时我会拽着身边的人一起唱。“我们是五月的花海，用青春拥抱时代。”五月的花海，听着就有一种美丽的气息。气息是我们带来的，因为它壮丽，美丽是花海带来的，因为能当一朵小花，也是自然中美好的归属之一。美好的事物所以美好，除了它本身美好，被看见，被相信也相

“在这个时代，我们也将一一寻找到那些伟大的，炙热的，点燃我们生命的‘持微火者’。”

上周同事问我，回国后，现在生活和回国前设想的是不是一样？

我其实没想过这个问题，因为当年读的是英语文学专业，我设想如果回国找不到工作，便回到家乡贵阳，在小区门口开一个牛奶铺，给附近的居民订送牛奶。然而，我并没有顺利地加入畜牧业，而是选择了文学。

因为读书、写作，我在北京逐渐扎下根来。每次回到家乡，同学、朋友都会羡慕在大城市漂泊的我们。小城市的生活安逸，“逃离北上广”或许也是一种选择，但对于从事文学艺术工作的人来说，北京有着无可替代的精神文化价值。

有一次在北京，出生于上世纪60年代的诗人莫非老师回忆起往昔，聊到曾在《十月》杂志做诗歌编辑的路一禾，还说起海子。那个对我来说，只在铅字里存在的黑白人物，一下变得鲜活而立体起来。

那个年代的人一个个人到了我的聚光灯下。时间的概念被打破，年月的斗转星移不过是人认知上的更替，过去和现在骤然产生了联系与联结，在我们的对话里，时间被点亮，就像璀璨的银河，一下子开始星星点点地闪烁，而我们成为这个星系的一部分。

这是在北京这片土地上才会发生的事。而类似这样的事还发生过不止一次。今年《十月》杂志第3期，“全球首发”栏目将发表爱尔兰文学大师托宾新作《长岛》的第一部分。5年前，我因为阅读了人民文学出版社

且允许我大胆下一个判定：失去了可能性，也就失去了青春；而拥有可能性的人生，则永远都是青春的。”

还有什么比“停滞”的人生更可怕呢？这种人生的状态就是辜负了生命的无限可能性。青春也就随之而去了。

魏晋时期有一名少年天才，叫王弼。他只活了短短的22岁，却成为魏晋玄学的创始人之一，并且他对儒家和道家经典的解释，也成为后世学者的必读书目。王弼最有创造力的学术成果是提出了“以无为本”的学说。简言之，“无”代表了无限可能性，因为“无”是无法被限定的，只有保持“无”的状态，各种思想才有融合的可能。

青春也是一种“无”。它无法被任何解释框定，因而才如此有魅力。它代表着一个人还未定型的阶段，一切皆有可

求知

三三

朋友打比方说，如果文学真的有圣殿存在，这本书显然已登堂入室。约翰·伯格曾把讲故事的人称为“死亡的秘书”，并引用本雅明所言，“讲故事的人所能叙说的一切都需要死亡的批准，他从死亡手中借得他的权威。”这句引述多能揭开了门罗小说的妙处。死亡在此化身为一种关于时间的理念。村上春树感到时间的流逝，从叹息到后期的拾起碎片重置时间；而门罗在早期就穿越死亡获得了一种新的时间视角，它是无数非线性瞬间时刻的并存。无论作为写作者，还是一个普通人，直面时间且以自身的方式接受它的秩序，是终需抵达之处。

至于最早与山鲁佐德相遇，要算

“日常中每做一件没有做过的事，都是冒险，每一段怀着信心走在小路上的日子，都是一个人的青年时代。”

当重要。我相信自己是一朵春天的花时，我就是了。我相信自己在度过漫长的青年时代时，我就在了。我相信我是一个冒险家，能听到海浪拍击，我就不在一片沙漠里；我相信我是一个冒险家，能看见鲜花满园，我就不在一辆出租车上。

相信，无疑是种强大的能量，青年人的相信，更有点石成金的神奇。当怀疑和冷漠越来越多，或许就需要换个角色，给自己带来新的视野。我仍然珍惜拿着锅铲和一盘蚝油青菜作战的时刻，它让我觉得自己有滋有味地生活在世间。厨房里出现的，可以是一个30岁的被锅铲反制的年轻人，也可以是一个，初出茅庐还要和锅铲鏖战下去的冒险家。

宝藏

蒋在

出版的《大师》，在书的末尾译者简介中找到了译者邮箱。那时候，我并不知道我作为一个编辑甚至一个读者，和托宾将产生怎样的联结，这种奇妙是不期而遇的。三月的某一日，我从一名出版人那里得知了托宾新作的消息，几经辗转终于联系上了他。就这样，托宾的新作在我供职的《十月》杂志发表了。这件事让我感恩又感动：因为和你仰慕的作者产生某种联结是多么珍贵的一件事。

哪怕托宾并不知道，有一个编辑、一个读者在遥远的中国、遥远的北京，在某一个时刻与他的文字，产生了某种遥远的情感共振，但对我来说已经足够。

发掘、培养了一批作家名编辑的韩敬群老师，回顾几十年编辑生涯，写下了《编辑的光辉宝藏》一书。“光辉宝藏”这个词出自门罗的小说《机缘》。门罗在小说里写道：“很少人，非常非常少的人，才拥有宝藏。如果你真的拥有，那你就千万不要松手，你必须别让自己路遇劫掠，从你自己身边把它丢失了。”

对我来说，光辉宝藏既是我们每个人独有的、不可被复制、不可被取代、赖以安身立命的东西，同时也像《机缘》里的小说主人公朱丽叶那样：某一天她终于站在了火车的瞭望台里仰望星空，她开始在夜空里，一一辨认出了那些最重要的星座。我庆幸拥有了了这样的光辉宝藏，我知道在这个时代，我们也终将一一寻找到那些伟大的，炙热的，点燃我们生命的“持微火者”。

热爱

陈小手

我高中时有个好朋友叫王平，他特别痴迷天文学，最大的梦想是去天文台工作。他成绩不好，平时连400分都考不到，可这并不影响他热爱天文。

高中毕业后，王平没考上大学，踏入了社会。不论做什么工作，他都想去天文台。他主动去炼钢厂当工人，因为他觉得熔化的钢水像太阳。钢厂工人是个苦差事，王平特别瘦弱，一米六的个子一百斤不到，身体撑不住，后面只好离开钢厂，和亲戚合伙开了个天文主题火锅店。这店不像吃火锅的，墙上画满插画，科普宇宙现象，不知道的人还以为进了科技馆。刚开始生意很好，大家吃个热闹，新鲜劲一过，没多久就倒闭了。

后来，他又跟人学汽修，别人没事的时候玩手机打扑克，他总是窝在废旧轮胎里看天文书。大家指指点点，觉得他有点魔怔，老想着天上的事，地上的事什么也做不好。他不以为意，心情不好的时候就在笔记本上抄天文天气预报，什么时候木星合月、什么星座下流星雨，类似这样抄了很多。

我曾问他，为什么痴迷天文学？他说小时候在电视上看“旅行者1号”探测器的报道，当时就被迷住了。“旅行者1号”是人类目前飞得最远的飞行器，已经飞出太阳系了。这个飞行器上带有一张叫“地球之音”的唱片，刻着地球的景观、音乐，还有各种语言的问候。他觉得这个唱片让“旅行者1号”有了生命。王平说“旅行者1号”飞出太阳系后，

能。且允许我大胆下一个判定：失去了可能性，也就失去了青春；而拥有可能性的人生，则永远都是青春的。

不过，这样的可能性不是央求外界赋予的，而是要自己去主动追求的。我想起一个意大利的故事：一个老人跟随一个天使寻找天堂，他们走啊走走啊走，一直没找到天堂，但走上一条通往天堂的阶梯。他们一直走，离开了地球进入了太空。老人实在太累了，总是问“什么时候到天堂？”天使回答：“马上了。”如此反复数次，最后，天使不得不承认“天堂本来就不存在。只有脚下的这条路。”

老头回头看着遥远的地球，沉吟了一下说：“我还是感谢天使带我们来到这，虽然找不到天堂，但能让我仔细看一看我来自的地球。”

“青春”就是主动寻求可能性的旅程，就是脚下的一步路，而“行走”本身就是可能性的延续。只要我们还有行动的决心和毅力，青春就从未远去。

读到南炳文、汤纲所著的《明史》上下册的时候了。念中学时，我对历史非常感兴趣，几乎每周都从上海文庙的二手书摊淘感兴趣的史书。那时，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过一套中国断代史系列，除了前述《明史》，林剑鸣的《秦汉史》、胡厚宣与胡振宇的《殷商史》、杨宽的《西周史》都有购读，但《明史》是感怀最多的。人物栩栩如生，细节叫人感慨。记得为了论证李东阳的博学，写明孝宗与他关于“龙生九子”具体为谁的讨论。对年少的我而言，这些都是提前灌注的远于日常的知识，我如抄写般迅速记住了它们，但并不明白它的意义。然而，在未来的多年里，我通过许多情境重新理解了这些信息。也是在读完《明史》之后，我开始尝试写第一篇以历史为题材的小说。

张潮《幽梦影》中道，少时读书，只如隙中窥月。如今的我确实愈发擅长读书，但所思复杂，纯粹的求知之心渐转单薄。回想那些被故事陪伴的日子，怀念复加。